楊文弱先生集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晉

孫男山松同輯　孫　農耆　農埶　同較

山櫟　農師

疏

斟酌九邊餉賞請帑第二稿時為戶部新餉司郎中代部堂具稿以下同

照得近因新餉缺乏天津等處召買等費束手無措臣等具疏請發帑金百萬靜候俞旨已經多日正切懸望間昨

覩即報禮兵二部接出聖諭朕即位之初重念守邊官軍勤勞宜加賞賚禮部便會同兵部查遼東至甘肅緣邊一帶官軍實數來看欽此臣等仰見皇仁不以深宮內庭之近而忘紫塞黃沙之遠不以錦衣玉食之安而忘鐵衣金柝之勞不以瓊林大盈之充而忘秣馬椎牛之詘高三皇而過五帝功德茂以加矣靜言思之皇上之所須者賞九邊之所缺者餉賞出於天恩乃無前之特典餉取之年例實難緩之正供而今海內民窮新舊派糧十分未完四五大倉掃盡新舊請餉萬分不給二三此一時也遼東經略撫按則以戰馬三月無料告薊遼總督則以新兵缺餉難

支告順天巡撫則以薊遼缺乏至極告宣大總督撫按則以士馬饑餓堪憐告山西巡撫則以三晉民困已極告諸皆兩餉缺乏見在候給官軍而臣等所請帑金百萬專爲召買車腳船隻行糧布花五者之費不與焉延頸翹首正無處法關恩賞賚總此官軍查今半年之內先帝登極以前奉皇祖之遺意頒賞二百萬皇上登極以後補先帝之隆施頒賞一百七十餘萬先次已頒者奉諭清查未報後次方頒者遣鎮差官未回則此無前特典三加半歲之中在官軍誠大喜過望而彼難緩正供已斷數月之外在官軍必羣起疾呼此人情事勢所必至者臣等不勝杞憂請

命皇上或將今次賞賚銀兩發與九邊准作新舊餉銀臣
部照數扣抵則一轉移之間同飽官軍之腹尤爲實惠之
需堪憐部庫之窮暫補正供之缺此萬萬分之幸也或者
天恩優厚必欲覃敷則以十分之三作賞以十分之七
入作餉乞於詔旨裁酌分明免如前此遼東與臣部交承
德意至相爭執此亦萬萬分之幸也然又不止遼東一事
臣等前奉淸査各邊賞賚銀兩聖諭有云餘賸的酌抵戶
部年例欽此竊思旣賞之後難以復豎多餘莫若未賞之
先便與酌充實餉蓋名爲賞賚則人思市恩冒濫名
爲餉銀則月有定額稍易淸査而總之賞者此官軍餉者

亦此官軍均戴皇恩非有異人非有二狀也其臣等前請百萬以爲召買車輛船隻行糧布花五項之用與此原不相蒙未敢補牘別請伏乞天恩一體均給倘念邊急時艱先行與發尤爲高天厚地之賜與風解雨之施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泰昌元年十二月十三日上疏不允

請帑第三疏

照得本月十三日該臣等題爲懇乞天恩斟酌餉賞二字以普官軍之實惠以濟部庫之急缺事奉聖旨這登極恩賞累朝舊制豈得那爲別用其額派餉銀著該部嚴行催

解以佐急需欽此伏思朝廷賞賚豈惟遵祖制兼且勝舉恩原非臣等所敢擅請惟是本月初五日臣等具有戰馬三月乏料部庫百費無處一疏請發帑金百萬急濟目前召買車腳船隻行糧布花五項之費疏在御前未蒙俯發適聞恩賚不得已而有斟酌之請蓋無可奈何之極思也今奉明旨寧敢再覬那移至於額派餉銀臣等何日不催何催不嚴而省直最近如北直山東業已調充彼處海陸二運次近如山西陝西又已分與兵部召兵買馬其餘地方稍遠者起解一月之內不能到京更遠者起解半年之內不能到京查其一向偷玩致誤急需者臣等將行參處

若欲一朝催解便佐急需歲已數日而除地雖千里而縮
臣等坐懸國門之眼延望外解何方何日之忽然而來以
此揆應迫切其有萬一幾倖之理乎殆乎危矣時不待人
事不待時天津召買雇車造船修船等費須銀六十萬各
鎮召買行糧艸料布花等費須銀四十萬前疏所請百萬
之數如此而今又加遼陽餉司請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之
餉九十萬又加廣寧餉司請補足運十二萬在前百萬之
外今十二月已過十八日矣未發分文之餉前赴遼陽天
津等處設防守東官兵有糧無食無衣覩赴臣部請討行
糧者無銀可給歲裏天津等處必有急變過歲遼東大兵

必有大變臣等心知必然眼見立至而敢安坐徐步不爲匍匐奔救一日危亂之至能倉卒定衆心乎能頃刻集百事乎能僥倖免罪乎臣思至此眞如在燒屋之下漏船之上纔說將焚將溺其實已焚已溺矣爲此不避煩瀆特疏懇請天恩立刻頒發臣等前次兩疏仍即沛發帑金以濟急需以弭異變庶幾江山鞏固社稷靈長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泰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訖留中

請帑第四稿

該臣等於衙門辦事忽見遼陽餉司差官周一德飛騎到

部手遞一紙呈文口稱急救邊軍性命拆開看之內請立
發餉銀九十萬兩救餉司之性命救數十萬軍衆性命兼
救中外上下各官性命等因臣等不暇詳覧隨問差官先
帝發帑分有六十萬兩作餉何不支銷差官答云自八月
以來支餉全是帑金今已罄盡餉司厰著空庫叫委官進
去自看有銀便取委官看訖空手痛哭而歸軍士都要親
來討餉危矣危矣臣等又問須去欽賞撫按方纔奏謝如
何各軍便爾告急差官又云賞是賞餉是餉各軍心裏分
明譬如人家奴僕日食三餐久已斷絕今遇主人生辰喜
事賞他杯酒雖有得酒之歡怎能當得飯食教他不要埋

怨還有知道理的曉得銀兩艱難一樣不知道理的口出
不遜之語不敢盡稟等情臣等聞之魂飛膽顫各處思想
更無計策救得眼前惟有皇上天恩沛發帑金救得遼陽
數十萬軍性命救得餉司及中外上下各官性命臣謹率
見在衙門辦事各官叩頭懇請皇上且發帑金百萬先救
遼東急變然後治臣等不能籌餉之罪又治遼東不能請
餉之罪臣等誼無所逃至於遼軍數十萬發帑則安不發
帑則危速發則速定不速發則速亂懸係性命只在今日
皇上英明遠見萬里臣等不敢盡言惟有頓顙籲天無任
迫切待命之至

泰昌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記冊中

請帑第五稿

照得本月二十四日該臣李某等題爲遼陽飛騎告變老臣率屬呼天立懇天恩借發帑金急救興常危亂事臣等以爲聖明省覽駭目驚心即刻沛發帑金不容再計而不虞候旨又過二日消息尚自茲然嗟乎此乾坤何等時宗社何等事也皇祖神宗皇帝皇考光宗皇帝相繼上賓皇上英年御極即使海晏河清方隅寧謐臣等猶懷意外之憂而況邊烽肆逆近在神京肘腋之間海內驛騷方深腹心根本之患可堪大兵一潰逆賊乘之塗炭生靈腥羶內

地憂危轉賑。何止萬倍於今。而皇上愛數百萬金錢。不爲蚤計豫救。必待禍至而後圖之哉。借曰發餉是戶部事。何至動輒請帑。不知自有邇事以來。戶部發過餉銀數千百萬。不爲不多矣。皆是取之額外。措之多方。而後能滿此一旦外解陡絕。凝望不來。窮蹙至此。不得已而仰請內帑。勢固無可奈何。、從此以往。講求籌畫。自不容緩。然豈有今日斷絕。今日講求。可以立濟者。皇祖先年積此帑金。分毫不動。或者大聖人前知遠慮。豫計皇上必有今日。而以此相貽。爲討賊之具。意未可知。即不然。古來財聚必散。瓊林大盈之散。禍亂難堪。皇祖如彼積之。皇上如此散之。是天地

祖宗之福子孫臣庶之休易前代必然之覆轍為本朝獨
享之洪庇皇上亦何愛而久不為此臣等所以合詞懇請
為皇上宗社大計為遼東數十萬大兵計而非獨為戶部
計也伏乞皇上念此安危間不容髮即刻便發帑金數百
萬命戶部率同管理新餉銀庫等官作速分投發遣以救
異常危亂勿更俟明日臣等立候俞旨便歸各衙門封印
少遲一刻便是明年大兵潰裂萬不能待臣等無任激切
待命之至

泰昌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訖有旨知道○山松曰
此後又有請帑第六稿求其蚤發得旨發帑五十萬又
有九卿科道會題請帑稿合戶兵工三部需餉四百萬
得旨允發一百萬因此一百萬戶部不能分用又具一

催發餉金稿再請發一百萬不允又因河東已失河西收拾潰散又具九卿科道公疏發揮請餉得旨又發二
百萬

覆袁經畧疏不主調車夫稿

頃接邸報有邊氛正熾應援甚緩一疏內稱臣部錢糧應援太緩緣去冬十一二月外解忽然斷絕臣時迫切呼天請餉接濟聖心業蒙鑒原至於今春先解兵部靑庫二十萬次解餉金五十萬計七十萬矣見今又允給委官王裕昆等四十萬俱往遼陽未敢緩也各處海陸召買舟車行糧艸料之費又發五十餘萬未敢緩也惟是經臣咨取小車一萬八千餘輛人夫三萬七千餘名臣等往返咨諏以

爲應之太緩則利害甚明關係甚大臣等不得不言夫調
發小車使遼人能造則於臣部取車價不可不應即遼人
不能造而能用欲內地買車與之亦不可不應乃今與之
車價而遼人不任造即買見車與之而遼人不任用必欲
內地派發車夫車輛一齊俱到而後可車姑勿論三萬七
千餘夫缺一不得此於何地派發也近則畿輔遠則河北
山東遞年以來姑勿論加派艱難過兵騷擾水輸陸輓見
在原未息肩只以前派牛騾一節言之官有買牛買騾買
車之苦士民有輸牛輸騾輸車之苦不肖有司作奸衙役
暗地加編生端詐索無所不至此數處者皮毛已盡骨髓

倶乾至今談虎色變尙可調車否乎且名爲調用小車實
則派長夫耳前歲募兵河南山陜等處每州每縣派四十
名止駐通州昌平人不願赴一番刑驅勢迫一番賣當差
貧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掉臂一呼幾至大亂此數
處者驚魂未復殘喘未寧至今傷鳥聞弦又可派夫否乎
況三萬七千之夫比民兵又加一倍計其擾亦倍之臣等
敢開大難爲腹心根本憂乎而此外則無車矣雖欲派發
不可得矣亦無術矣雖欲應援不可得矣臣計牛騾一役
費至百萬金錢彼中管駁運者有宵求芻牧者有人一切
立視其死而以水草不服四字了却如許金錢可惜中原

千難萬難之物力臣等千苦萬苦之血心謂爲遮左長運之需而不意止供片刻倒火片語支吾也不一痛懲何以斷後而今又取車夫臣一咨再咨謂彼中造車彼中派軍自可濟運而經臣皆言不可臣今計慮已窮惟有設處錢糧應付經臣聽其講求運法若必要人夫則臣部無生殺之權無調遣之將而此車夫原是無辜百姓非充邊遠之軍發口外之民可以文移驅迫從事者經臣或遣一將或遣一官於臣部領取錢糧自爲雇募雖費數十萬金臣等只得區處惟萬萬不敢下派夫之令致激內地大變非臣等推諉也陸運出關海運抵套不惟餉臣心力盡中原氣

力亦盡矣到此止矣此外避人自當任勞避官自當設法臣等不能遙爲區處亦不敢含糊答應以誤經臣之事如曰臣等應援太緩臣於會議之日遍質廷臣皆言斷斷不可且不待臣辭之畢豈廷臣皆欲緩於應援乎經臣可以亮矣臣等此心原爲求濟經臣之事可則急行不可則急止據理直言毫不敢有遷就伏乞聖明俯鑒錢糧解發自不敢遲車夫調發萬不能應仍命經臣專制閫外設法講求毋得徵派內地可也

天啓元年閏二月十八日上䟽奉俞旨

酌免京東加派稿

照得遼左用兵省直加派新餉皆非得已至於北直山東一關一水之外即與遼鄰一切轉餉徵兵紛紜騷擾與遼受禍無異而亦與凡省不同其加派尤有大不得已焉者今遼瀋繼破河東盡亡河西孤注關門震恐天下事大岌岌矣門庭之寇轉逼堂奧肢體之衞環歸腹心竭天下民力存河西以衞山海固山海以奠京師加派勢不能免而根本近地必先自固徵發久虛防禦驟棘收拾宜早順永兩府且與北直諸府不同登萊兩府且與山東諸府不同勿論其餘省直矣近日舉朝大小臣工爲三輔二東請命章數十上未盡下部臣等亦未能仮擬畫從詳酌定分數

行撫按均停減免務及寬政於民其餘省直不許比例妄
請則望皇上嚴旨申飭斷不允行是爲重餉大命計不可
以虛名貽實禍者所有酌定各府分數具款開列以聞
天啓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上說得旨行

覆楚撫議查盤各處司庫稿

看得加派一節臣等近覆督餉御史疏中備列臺省建議
責成地方撫按等官酌停均劑於照糧照畝之間務求土
俗人情各從長便爲稍稍可久之計業經奉旨施行今楚
撫熊尚文據漢川京山等縣士民呈告該省山多湖多田
少議行司府清查各州縣實田若干照畝加徵九釐其山

地湖蕩巢不可耕者若干畝量加釐毫仍會按臣設處湊
補此與臣部新題事理相合該省近年刻有賦役全書各
府州縣田地山場湖泊頃畝成數無不備載就中加意清
釐均停派額之後仍造細冊報部以備照查可也其設處
湊補撫按既有同心亮能多方撙節爲民造命即如查盤
布政司庫一事淺言之不過發覺該吏侵欺深思之則是
裕國課護官箴借民脂助軍乏之第一義考之會典錢糧
倉廩地方之事俱聽巡撫處置御史出巡巡視倉庫查算
錢糧有無虧欠中間但有欺弊即便究問如律至撫按官
動用錢糧互相覺察如用銀二百兩以上及派用算需例

應查覈萬曆初年查盤奏報立法尤嚴以故海內積貯稍充臣部備知其數其後雲南朝鮮用兵取之四川廣東數十百萬如探諸囊不知此法何時始廢司庫有無不復關之臣部中如藩祿賓興採木等項重大錢糧入無稽出無照證旣易伏姦任藩司者往往齒爵俱尊陞遷代替日月無幾致難綜覈而督撫項下單餉一宗尤其隱身護命閃爍難知之所督撫意不欲問巡按豈不深求體面拘徇法意斯盡斯固從上散之非獨府官奉委查盤不能盡抉司弊也今該撫臣毅然請旨兜底查盤豈惟剔蠹釐姦直可廉頑立懦應如所請勑同巡按御史俻委廉能任事推

官數員刻日盡將該庫多年積貯錢糧简查各官交代花
冊徹底通盤逐廂逐封眼同秤兑如有短少抵換色數諸
查經手該吏勒限賠償仍追頂首併充遞補革完造冊繳
報撫按就將委官職名盤過錢糧實數發過吏書奸弊追
完頂首贓私一併奏聞清冊報部查考其見役庫吏陳鑑
羊維禮等旣稱家貲累萬先行緊併贓完然後依律正罪
可也至省直事例原為濟邊而開合當盡數解部各官往
往借名公費視作私囊非發庫吏之姦豈肯言斯廝之積
槩槩如許乎是不惟抵假者應追賠抑且積存者應起解
撫按繇此推之夫亦愈知從來官吏俱有不可言者矣再

照戶科參看縣一省推之各省縣藩司推之運司積蠹大抵皆然信當通行嚴覈內除兩淮兩浙長蘆河東福建五運司臣等會題疏內已經奉旨查盤合應嚴催照限奏報外如兩直隸各府庫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庫山東鹽運司陜西廣東四川雲南鹽課提舉司庫合勅督撫按鹽衙門俱照湖廣巡撫題請事例會選推官盡數查盤究處務將其應追出贓私及查係積餘抵礙者俱照會題疏內外諸司積存一款酌定分數掛部仍限近省六月以裏遠省八月以裏具實奏聞清冊報部查考如過限不到及仍前虛應查盤故事隱匿錢糧的數不以上聞者臣部會同部

科先將撫按官參劾其餘分別處治施行大一盤虛耳巡
撫地方重臣應得徑自從事乃必請旨下部該科抄出特
爲告誡叮嚀良繇法令廢弛其來已久今欲振刷世界矯
瘴氣胥洗滌官司溷濁肺腸非奉朝廷斬然功令不可是
望天語嚴重敕下臣部戶科責成依限糾參勿令地方觀
望又作虛文了事庶幾仰惕天威不敢稍有失墜矣
天啓元年五月初二日上疏得旨行

覆中外條陳述加派難免稿

看得加派一節臣等近題順永登萊業行全免保薊二府
量減有差其餘省府欲請嚴旨申飭斷不允行業奉欽依

確守無異惟是中外諸臣前請蠲減之疏下部尚多駁不
聲明恐藉地方口實一切催徵起解日月遲延必誤軍興
大事及查諸臣疏中有言催完歲額暫免加派者夫使歲
額果完不過沿邊八十萬衆舊餉無欠未能挪舊作新也
有言平糶稅契等項量抵加派者夫使加派果足臣部今
年會議何爲且議節省淸查權宜一十四事仍舉平糶稅
契者何爲未能以此易彼也必如諸臣言大濵王居盡充
餉費庶臣等無數米簡髮之苦而民間無析骸易子之悲
斯爲上願然在今日調募紛紜百用俱絀屢蒙皇上發帑
尚皆分部濟急不能獨作養兵之資則抵免加派且未敢

言也大抵臣部新餉聽命新兵其出之也無源而不能已
於出者兵少與少兵多與多臣部無退兵之理其用之也
無底而不能節其用者兵實與實兵虛與虛臣部無裁兵
之權乃臣部前不敢退兵後不敢裁兵而惟欲以無源之
餉實無底之需也難矣身在局中者方日憂其不足身在
局外者或誤謂其有餘朝廷之上屢旨催之而不足即報
之內片言緩之而有餘嗚呼抑又難矣臣等謬司國計隨
值時艱不得已而加派行一行之而邊難止身如負痛憂
寐不安諸臣念切民勞憂先邦本所欲為之請命者實皆
臣等所同然所不能詘如言者或亦諸臣所自諒至於幾

輔近地差役艱繁有司自當虛已調停務合人情上俗當
此䇿時倘猶有徇衙齒恣貪風者撫按不時劾黜自是地
方之責無容多贅既經諸臣條奏及戶科抄󠄂前來相應
覆請恭候命下臣部移咨宣撫按務將養兵衛民萬不
得已至意開示小民速完加派毋得希圖蠲免及將別項
新餉搪塞抵補仍乞天語叮嚀綜覈吏治倘有藉名重斂
苛削民生者勿拘入境復命備察舊例不時糸劾重處如
此則軍需可繼民害亦可甦矣
天啓元年五月十四日上　該得旨行

駁宣府補兵請用新餉疏

兩本司查得宣鎮額兵額餉隸山西司掌管今請帑金十
數萬以濟出兵之急新餉二十萬以補徵餉之缺則隸本
司承行除出兵一節先咨總督差官來領帑金十萬見在
給發仍應奏聞外如額兵補伍取用新餉則有未敢言者
據稱該鎮額兵八萬四百餘名八次援遼見在應補止該
七千餘名此兵皆有額餉未補之先以額餉養贍家口既
補之日以額餉改給新軍而贍家則將新餉以給之此各
邊成例見在通行未有補伍需新餉之理且一宣兵也移
鎮昌平則在昌平召買本色預備行糧用新餉矣督發山
海則自起脚在途直至山海行糧鹽菜用新餉矣若一出

關身食月餉家食養贍皆新餉矣只此浩費已自難支又安得有多餘新餉爲坐家補伍之資乎嗚乎額兵八萬有奇見在營伍不過三萬有奇乃其額餉京運民運歲計該銀一百一十八萬有奇而本色屯糧十三萬餘不與焉以兵若彼以餉若此兵負餉乎餉負兵乎即曰京運欠四十萬然自萬曆三十九年算起今十年矣分計每年約欠四萬不足十分之二此兵每年虛冒實止十分之二否乎撫疏具在哨夜雜流塘撥走遞三萬一千八百有奇以八萬計之明明十分之四不可爲兵則以額餉本折一百三十餘萬計之明明十分之四有六十萬不可爲餉矣縣一鎮

推之九邊額兵八十餘萬明明有三十萬不可爲兵額餉一千餘萬明明有四百萬不可爲餉矣嗚呼今日天下大勢壞於舊兵不可爲兵舊餉不可爲餉地方一有事則召新兵一召兵則增新餉祖宗以來世守此土地世守此人民獨不世守此財用動輒加餉加輒難減將此土地皮毛剝之至盡人民骨髓敲之至盡而不知恤其故皆繇舊兵徒設舊餉徒糜一毫無用而已況乎舊兵補伍取用新餉此端一開就此數十萬徒設之兵又當外增數百萬徒糜之餉如此土地人民何邊能代部謀乎部能代邊謀乎萬萬不敢承當惟有作速題明以塞其兌而已案呈到部該

臣看得宣大督撫先有遼陽存亡未卜一疏請勅臣部分發帑金二十萬到鎮以濟調軍又勅臣部多備昌鎮芻糧以便移鎮奉旨下部臣劄昌鎮委官領新餉銀十萬預買糧料矣又咨該鎮差官赴領帑金十萬臣允給間伏蒙聖諭事關緊要方准支用帑銀仍一面奏請定奪臣不敢發動然思宣大調兵最為緊要原請二十萬茲給十萬斷不容遲相應仰請聖裁仍一面先發者也至於該鎮之兵先題六萬鎮昌平後題一萬五千發山海而實計見在馬兵不過一萬一千誰為鎮昌平誰為發山海者臣既允其分帑之半又預為處移鎮之糧而該鎮日催餉愈急發餉彌

屢節次疾呼僅題紙上之餉五萬毋亦稍過矣乎若夫額兵補伍從來只以額餉給之別無安家等費而前此額餉多爲援兵家口占作養贍今河東失陷援兵不繳則逃廣寧收拾敗殘合諸邊鎮數不滿萬度其爲宣兵者無幾矣旣繳且逃無復久占贍家之理卽一二見在查明的實別取新餉給之額餉分毫如故任補額兵無他說矣若用新餉二十萬爲補伍之需今日將不用遼乎援遼將不用餉乎兵部前後調募計數已過二十六萬臣部除却新餉又有何物以待之乎督撫兩臣不加詳察仰煩天語嚴勅臣部竭臣子之眞心急國家之實難嗚乎臣安有不眞之心

不實之餉但望皇上並勅諸臣兵是眞兵則餉自是眞餉耳今云移鎭眞兵移鎭者若干臣備餉於移鎭之所又云調發眞兵調發者若干臣備新餉於調發之所而至於補伍則惟有用額餉餉即難一日盡完伍亦難一日盡補伏乞皇上鑒裁帑金應否准發十萬兼給宣大二鎭或且先給宣府除調兵行糧支賸外應否准作該鎭月糧俱聽定奪至於額兵補伍原與新餉無干無從辦給伏祈嚴諭禁止以杜侵請之端以備援遼正項之用此萬難假借權宜者也

天啓元年五月十六日上訖得旨行

覆議薊門督撫增兵用餉稿

該臣看得河東失陷寧廣孤危山海內地增兵勢不容已但兵增則餉增而兵之增也驅市人簡良家子皆可應募餉之增也非敲骨取髓則削鐵刮金年來居處之艱追呼之急名雖爲五百萬實不能完此數請解無虛歲告急不絕聲中外實共睹之非臣部能飾說矣今督撫增兵議餉便至八十萬臣等再三裒減尚約六十萬嗚乎查前五百萬之外又能天降地出耶不得已而就中分之此處多一分則彼處少一分此處占一項則彼處缺一項臣部餉即無餘敢言兵可不備毋亦曰養一兵求一兵之用用一兵定一兵之畧今日之設護備內地何察非常他日之用策

應河西進復河東有事則可先驅事寧則可罷遣不致坐食爲冗久留爲蠹而已若增兵之數果否三萬七千四百應聽兵部主裁上等一兩二錢次等九錢內地只合如此無與出援同厚之理山海馬步二萬應否裁食上等馬料八錢七分一年放青幾月應否減支或難盡照十萬四千四百之說薊西各兵上等若干次等若干亦須剖析明白某地屬某餉司應分若干之餉作爲四季關領每季各得若干另立循環稽考毋與額餉互溷是在督撫精爲計算以便臣部定擬施行其通昌民兵既分三協地方自是新增數內東協增兵二萬難以再設九千通津各有撫臣又

當另議此事理之决然無疑者臣等計餉不得不從計兵始若督撫臣能於額兵額餉精求實用不致專藉新餉取快瓜分尤臣等之至願也

天啓元年五月十八日上訖得旨行

覆議山東河北增兵用餉稿

該本司看得增兵本一時之權養兵非一日之計得則救時有用失則階禍無窮方今所以患貧者邊無故而養兵多也所以患弱者兵無故而得養厚也邊既失矣內仍蹈之可乎往難追矣來又不諫可乎故謂今日增兵惟山東為急眞保則次之河南則又緩今日留餉惟山東宜多眞

保則滅焉河南則又減所以然者何也南衞折入於敵登萊海與敵共非謂彼可以來舍長用短爭勝於舟楫之間正謂我可以往厚集水師從此復南衞舊遼陽不可失也留防守之餉止於坐食者不必豐留恢復之餉以備行從者不敢奪民運一十三萬原供遼鎮舊兵今舊兵失亡大半此項之留可無再計加派五十四萬近題減免止得四十四萬有奇原用召買海運今留餉兵亦無不可但接督餉屢疏海運尚不可停停則無處可補此一端殊費商量而其留則不可靳也乃若真定河南兵固不可不募餉固不可不留而有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二說治標則如巡撫

之說不拘新舊錢糧見在倉庫銀穀便宜支用觔拔猛將
蒐羅謀士招募精兵者是矣然果如此旬日可得勝兵數
萬人必即乘其銳氣而用之我不愛散財發粟彼不愛斬
將搴旗自是指顧功成啁嗟散遣之事若使蜂屯蟻聚宿
留逍遥彼之意氣日衰吾之錢穀且盡而後量薪數米計
口授餐按日算直此豈能得猛士精兵謀士之用哉一番
銀米又爲虛費一番號召亦爲徒勞故曰緩則治本一治
衛所額軍盡抽壯丁以汰老弱二治州縣民兵洗空衙蠹
以補徤兒三治保甲鄉兵徧團義勇以消盜賊只須撫按
大破文法選守令以重責成不須朝廷大破錢糧竭脂膏

而養癰痤縱不可無懸購激賞之費亦不過佐鼓舞磨勵之餘豈曰人人給廩日日添餉哉於內地加數十萬養兵之資括盡地皮亦將安所出哉至於要留錢糧姑不全新則於新餉數內督撫應餉軍餉項下每歲曠缺兵銀十分解一者州縣應汰民兵項下按籍沙汰裁減十分解五者腹裏衛所屯糧項下比照征播事例每石加銀八分者皆可留也此三者原用地方兵餉之有餘解補遼東兵餉之不足而今仍還地方以濟實用但使額軍人人皆壯丁民兵一一皆健兒保甲處處多義勇安見兵不足用而必別募之為得也若夫京邊舊餉固不可留加派新餉尤不可

留亮在地方撫按亦無欲備援遼之兵先斷援遼之餉者
也等因案呈到部該臣看得我祖宗立國文經武緯內順
外威可謂備矣承平日久法令廢弛日趨貧弱一遇緩急
相顧無可奈何惟有輙增浮費之一法即如全遼舊額不
知幾經戰守相傳至今夫豈無兵無餉哉乃自邊烽發難
舊兵無一矢之遺舊餉無一錢之濟增兵增餉海內騷然
數歲矣而今遼且愈陷敵且益張我竭天下之力餧遼之
口苦不飽醫遼之瘡苦不完何敢忽於內地陡增數十百
萬養兵之費也哉况乎內地有衛所之軍有州縣之兵使
果實實簡汰訓練即此是兵即此兵自有餉何必別尋兵

餉而其他閭井之豪又盡收之保甲教以團操平居弭盜安民有急親上死長先臣王守仁定變成功率用此道此守令之能事今日撫按之先圖眞定保河治內之法當以此爲本就中賞賚鼓舞不無需用錢糧或量留新餉諸餘款目如督撫軍餉州縣民兵等而勿動加派正項與舊餉京邊可也至於登萊內地已失藩籬大海通波彼來我往則與眞定河南迥異原請留餉六十萬有奇戶科疏稱酌從三分之二允爲至當今應坐淮民運十三萬加派二十七萬留爲增兵月餉之資此外尚有加派一十七萬八千六百餘兩俟海運酌妥之日另文支解不可輕動分毫者

也大都諸臣請餉原未定有畫一之兵臣等議留亦不便作畫一之算惟是地有中邊事有標本理不可易議覆大槩以俟皇上裁擇仍勅臣部移咨兵部都察院會同合咨撫按衙門先定兵馬招募者果否招募若干移鎮者應否移鎮若干次定錢糧不足者應作何量增有餘者應立限起解毋得不分新舊正項雜項一槩藉口題留致誤軍國大計此非一家私議臣等未敢嘵嘵總在皇上主斷耳

天啓元年五月二十七日上訖得旨行

覆遼兵加餉并查新舊各兵稿

看得遼陽失陷以來兵部調募邊腹之兵數至二十四萬

不爲少矣然皆遠汲西江難濟近涸以故撫臣王化貞有急募土兵之議誠使父兄子弟分之各衛身家合之共保疆土固方今之急著也而其所以用之苦無別法惟有優議月糧馬乾之屬雖比前此過厚不得不准從之蓋河西片地物產無多今日加之師旅因之饑饉一切尤爲騰貴朝廷之上只當大捐餽餉此上入護此土地要亦無可奈何矣新兵糧料既增舊兵豈無觖望亦自不得不量准遞增而臣等顧有說焉前此全遼兵馬主客溷淆餼糧新舊淩雜餉司各道手下相傳僅一不可究詰之花名至監軍御史親散皇賞而猶不能分析淸楚良可慨矣今河東

決陷河西草創規模在此兵此餉一大更端之會新兵之自十二萬而纖者逃者不可勝數見在若干趁調兵未集決當數一實數也舊兵之自八萬五千而纖者逃者不可勝數見在若干趁新兵未涸決當數一清數也此數既得就合撫臣所定新舊兵例分為五等一等月給銀二兩二等月給銀一兩八錢三等月給銀一兩五錢四等月給銀一兩二錢五等月給銀八錢使新兵舊兵各以其技能受等而不分新舊餉名色在外則以一新司掌之在京則從一新庫發之而全避舊餉如屯鹽本折在河東者已棄於賊不可問矣在河西者聽餉司查覈歲入實數係京運者

與新餉作一體幫支如此遼兵遼餉再有不清不明者否乎為膠柱之說者曰新舊各分方得清楚不知一地而有新有舊一人而忽新忽舊一餉而找新找舊惟有各分所以互溷也又曰他日遼平難復舊額嗚乎即使今日遼平豈有留兵留餉一切止如舊額不增不減者乎此事此理極其明白正大撫臣留意速為之臣等從此好替遼餉好算遼餉廟堂之上亦從此洞然於遼事而撫臣近咨臣部擇一精明強幹之人兼理新舊餉務蓋已計及此矣馬乾亦分三等上等一兩次等八錢如撫臣言新兵月支本色斛斗五斗准作折色內銀五錢如撫臣言幸早為區分早

爲冊報臣等望此以日爲歲其遼陽陷後新餉所放河西餉司府佐管收除在各造冊報到日繳部施行

天啓元年六月二十日上龍得旨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終

曾孫　紹援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秀

孤兒山松同輯　　孫　農畯　同較

農介

山㭉　　農彥

疏

駁通州巡撫疏　時為戶部新餉司郎中自陳

蓋臣職內專理遼東新餉而不意遼東之兵一敗塗地也兵雖敗勢必再整地雖亾勢必亟復餉雖暫若不用勢必

倍用而不可支連月以來處處增兵般般索餉皆制遼餉應之其勢遼兵遼餉必至斷絕潰裂臣憂不知所爲一切條呈咨疏苦苦爭持內而部司外而撫按臣皆不敢避怨不意通州新撫王國禎一揭屢疏直參部堂也臣堂官尚書李某封印有日侍郎臧某署印未幾此微臣職分難無一言况從古來惟有亂臣賊子謂之悖逆今指臣部一咨曰悖逆之萌情見乎辭也是直以亂賊斥人誣奏君父之前關係不小臣請盡言無諱矣原撫臣之意以通州招練爲護皇畿保宸居未嘗不是乃臣部之咨願得遼軍不致脫巾保得遼餉不致脫節則是長有遼東在而皇畿宸居

不啻泰山四維之固謂其餘可緩也以此爲悖逆將必撤
遼兵斷遼餉縱賊入關與撫臣搏戰而後爲忠孝乎撫臣
開府通州只論通州一處臣部咨與兵部商量兵馬錢糧
統論今月大數調募幾三十萬通州就置萬人亦三十分
之一耳日始准日量置亦有何害而遂發憤以爲狂肆乎
謂部院頻頻計部屢咨專決徑行非持大體嗚乎是烏知
大體也祖宗不設丞相事歸六曹除請命皇上者不敢專
決外發咨督撫自是專決徑行且有責成參處方成大體
通撫新設衙門一向未見部文耳臣欲計部受命於通撫
而後爲體乎謂兵隸兵部當計兵衆餉計部無因餉減兵

之理。是亦知主兵主餉。各有司存。而一商量間為不可矣。通撫新設之兵。不許兵部朦朧調遣。是主兵者不得問兵。通兵創起之餉。不許戶部駁查減削。是主餉者不得問餉。有通撫矣。不用戶兵二部可乎。前此遼東新兵月支本折不過一兩五錢。河西舊兵。或止銀六錢。今通兵上等銀九錢。米六斗。中等銀七錢。米六斗。下等銀五錢。米五斗。有餉所負。而必各爭一錢乎。可已可撤。如山東募兵。宣府移鎮之屬。戶部總與商量。兵部則已行之矣。原非通州一處通撫何必認定已身。而欲臣部措承。賊不犯廣寧窺山海乎。今依通撫之說。招練萬人。厚與糧餉。可以謝臣部已撤之

非矣不知通撫遂敢擔承賊不犯薊寧窺山海否乎臣部
曰顧得遼兵其餘勢不能顧保得遼餉其餘勢不能保謂
册二十七八萬兵歲費一千二百萬餉則除各款新餉五
百萬外尚少八百萬無處尋討耳今曰勉其所不能以圖
其能是則臣部勉八百萬而圖一千二百萬也嗚乎此語
何其全不思量而妄發耶祖宗以來土地人民財用實在
此有此數前日爲遼餉加派陡增五百萬民不堪命矣今
於此外再尋八百萬天不能降地不能出而戶部不能之
局如此通撫旁觀何以破其迷而拯其虐噫臣於是而重
有惕也通州開府幾時募兵幾時今日罵兵部明日罵戶

部今日參分司明日參部堂將令臣部堂司空署而避之
且動引驕軍逼挾主計以不得不從之勢有唐藩鎮跋扈
五季禁旅恣橫之兆今已見矣從此二三十萬之兵不敢
折衷議餉要用千百餘萬之餉不敢移咨問兵臣恐誤國
之非丈此不敢議不敢問便始基之海內忠臣義士便當
執問臣而臣倒設專官所司何事不爲明主剖自其詳罪
卽當死臣不敢以臣司職司仰虧部體也至云朝廷以四
海九州之轉輸數千百萬之膏血付諸若曹臣愚實不稱
任乞賜罷斥不敢復誤軍國大事若夫悖逆二字非可口
舌爭言亦望皇上敕下法司將臣部原移兵部咨文取勘

明白果有悖逆之罪臣司具稿自甘不赦之誅如無悖逆則有風憲官挾私彈事有不實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及奏事上書詐不以實杖一百徒三年之律在王國禎必居一於此矣巡撫雖尊不在議貴之列計部雖冷非該冤枉之人也

天啓元年七月初一日奉聖旨兵餉不妨商確何至嫚罵相加撫臣疾呼過當不必爭辯楊嗣昌著照舊管餉該部知道

餉金發完請敕各處奏繳稿 時爲戶部新餉司郎中代部堂具稿

照得近日請餉一事自三月二十六日聞遼陽之變始兵部會題請餉四百萬内開臣部一百五十萬分註極明九

卿科道畫題在案其後臣部一再會題請至六百萬伏蒙
聖恩節發四百萬而止乃在臣部分領一百二十萬未滿
初請一百五十萬之數也節題奉旨發過九十萬尚有三
十萬存庫以備不時之需不敢妄動今因工部告匱移咨
聽其題知取去而臣部逓一百二十萬亦不得用止有九
十萬久經奉旨分發已完在廣寧四十萬應屬撫臣王化
貞山海二十萬應屬督臣文球天津二十萬應屬餉臣李
長庚宜大十萬應屬督臣董漢儒不得不仰請明旨責令
明白支銷刻期奏報倘有冒破含糊應敕戶科參看抑臣
因是而重有慨也明旨有云軍需浩繁則莫臣部為甚尚

須調度則莫臣部為難請帑四百萬臣部取數一百五十萬原不敢不酌其中而及其領也止得一百二十萬及其發也止得九十萬嗚乎此九十萬者在督撫諸臣用法不知何如而實實抵得臣部九十萬之數亦猶未敢必故臣部之難真不可為算數譬喻者也然而每一請發明旨切責則必於臣部中外叫呼則必於臣部至於遐觀邇聽不知帑之為何而發於何而用而誤皆以為餉也催徵者不催徵起解者不起解必至忽然斷絕洗然罄空如去秋因有二百萬之發而入冬至無銖兩之來禍逼脫巾幾於水火併裂不可縫合臣部眼枯見血天地無情將終何以弭

此舉而謹因責成奏繳而及之仰告君父俯告臣民支銷者庶乎不敢泥沙催科者庶乎不敢篤緩而在廷之臣極力請帑與圉心用帑者庶知臣部出入之數　奉旨明白起程明白異日奏報開銷亦要明白執案而待之可矣惟皇上必加詳覽矜鑒臣部浩費艱難嚴敕督撫諸臣務求實用省值不得因而悞餉上緊催徵起解施行

天啓元年七月初六日上記得旨行

覆議通州募兵額餉稿

該本司查得通撫疏內所稱募兵餉額臣疏久明又云疏下多時咨催數四該部全不將管者或借畧陳兵營之制

一疏而言此疏或下兵科未下戶科以故無抄到部無憑
具覆而所謂咨催則五月接得一紙內止槩云民兵已有
成例募兵所當運行本部咨回謂民兵例止六錢就其咨
語復之而非槩從下等也至六月十七日再接一咨始有
兵分三等之說本部咨回上等銀九錢米六斗中等銀七
錢米六斗下等銀五錢米五斗亦就咨語復之而非顛倒
操縱也至云非以浮額嘗試聖明之前而徐俟該部之裁
酌如此則必逼撫原疏題知徑行而後可若非題知徑行
未免下部酌議前此遼瀋之兵月支本折不過一兩五錢
海蓋之兵則有止於八錢六錢者以遼瀋之餉例通州之

兵彷彿相等止見其多不意更病其減也一錢之爭名曰甚少合萬人則以千計積十月則以萬計從此調募三千萬兵皆與部爭一二錢間爲數至不可算計且無詞辦之而天下事不知所終矣等因案呈到部看得今日兵餉計者募者各有其難而募者主招徠千人萬人可以呼集計者主稽覈一人兩人不能半菽飽其難有百倍爲者臣未署部以前通撫募兵原疏實未下部署部三月始接兵分三等之咨即爲酌量咨回有何成心掣肘而啓如此紛爭乎臣今亦不必辯但其募兵月餉必以遞減爲非而有洶洶之說則查前此遼兵本折多者一兩五錢少者至六錢

而止遍兵今與之同實不爲薄且也招徠方始遠稱掉臂
洶洶假令有求必得將來何所不至而今內地招兵又不
止於通州一處臣部少加裁抑亦不獨於通州爲然此似
難因執爭遽廢斟酌者必不得已處此一錢之數稍俟撫
臣簡練時日已成勁兵然後移咨臣部請命皇上從優給
之此爲恩出於上不爲威奪於下是則可行耳
天啓元年七月十七日上誥得旨行

覆戶科條議考成併立冊庫稿

該臣看得考成之法始於隆慶二年輔臣奏行將省直積
逋清理催督至萬曆七年間無復舊欠可追而太倉有九

年之積者何哉其時法立明備在臣部因奉行唯謹在戶
科尤表裏相維而內閣又有考成簿以綜覈部科之所不
及甚嚴也自後法意浸微數十年來海內逋賦視為固然
而不可問頃臣未任該署部事侍郎臧某查參新餉議處
布政知府等官住俸降調有差舊欠京邊亦嚴申飭然後
舉先朝之法令矣顧臣猶恐錢穀之司事權未要稍加肘
掣旋格難行及見吏科特疏不准推陞降罰官又見戶科
此疏再與中明畫一法於是深幸諸臣同心體國臣部猶
可撐持所有疏內綜要須三款如先參藩臬後及有司册
舍大吏而苛下僚如歲額錢糧歲終查覈册籍見在而成

任事如司庫查催用為殿最毋棄職掌而徇面情此與臣部節題事理相同宜更宣布以示振飭又掌事權二款如歲終查參該科關會臣部同衆任開俸級臣部移會該科互稽此節題所未及自今題請永著為例可也今歲大計屆期該科欲按省直所齎文册與諸司磨對完欠分別開除擇其近欠最多者指名糾之盡法處治仍祈皇上廷行賞罰以為諸吏勸懲其所風勵吏治若各巡撫通查未完題請定奪之例查載會典凡內外一應章奏該部院題覆行各該撫按官立限奏報仍具考成簿二扇每月赴科倒換並開已未完手本註銷每上下半年各科將過限未完

事並撫按職名先行該部查明類送應題科分查覈欠數多寡具本題參此固六垣職掌而與六曹與槩相關戶科既有條陳臣部亦得請旨申飭者抑尤有說焉臣部在國初止四子部而後分爲十三司不勝其繁十三司各有歲入歲出不相統一文移龐雜絲緒紛紜莫可究詰而弊因之莫如總立册庫一差爲要總十三司歲額錢糧考求數十年增損之故彙爲一册撰一司官主之而有分文之入分文之出皆於册庫掛號銷號十三司分主承行册庫合主稽覈每月與銀庫磨對出納歲終與戶科會計完欠一切考成諸務盡以屬之而省直司府州縣徵解之遲速京

邊餉支俸祿月糧料草商價之巍縮無遁情爲於國計豈小補哉臣衙門原有本科皆選司屬之賢者充之於内將差一員勾當其事請鑄管理册庫關防一顆畢置書算人役應用而以一年爲滿優與鄉會考試邊郎等差仍選本科諳練者代之繩繩不斷從此再無不可問之錢糧而貪吏奸解猾胥或當少知斂戢矣

天啓元年十一月初九日上諭得旨行

述遼餉支用全數併乞罷第一疏時爲戸部新餉司郎中自陳

竊惟今日遼餉取盡錙銖用若泥沙廟堂之上閭閻之下大抵專罪遼東需餉何若是之多至求其故而不得又罪

臣部取餉何若是之多是皆未有以支用全數告之者而
從來支用本無全數難以告人臣自泰昌元年十月十八
日管餉至今歷過十六箇月乃能畧指其地其事其數約
其大全請仰告皇上俯告臣民看此微求何時可已經費
何時可足而臣狗馬心力困憊無餘茹蘗不勝此任亟宜
顯斥以謝海內別簡能吏以重軍儲又不待臣言之畢也
臣惟遼餉是一總名而指其事言之則有廩給公費工食
月糧料草行糧草料鹽菜嚐家米豆雜本直船工料水陸
脚價一十五項經費遼東是一頭領而指其地言之則有
遼陽廣寧寧前山海永平薊鎮密雲昌平通州天津易州

登萊宣府大同延綏等鎮又有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山東
山西陜西四川等省南直淮揚蘇松常鎮應安徽寧池太
北直順永保河眞順廣大等府四十四處支銷計臣管餉
自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起至天啓元年十二月終止截
數通算京發外兌本折糧料買運等項臣一部獨用新餉
之事共計七百八十九萬四千七百七十九兩九錢零又
自天啓元年四月起至十二月終止截數再算調募扣留
安家器甲行糧等項合兵工及臣部分用新餉之事又計
一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六兩零盖臣管餉十六箇
月實算臣部用銀九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六兩零

而省直地方尚有已經留用未報開銷者不與焉兵工二部又有自分解金自用馬價料價者不與焉夫此十六月中臣部分請解金不過二百一十萬應徵加派不過四百八十萬今用九百二十五萬有奇則有一百二十五萬不知來處是豈天降地出哉毋亦臣部檄催如火案驗如山委身殉職竭力任怨之所得而臣狗馬愚駑殷憂日夜精神心血亦既耗竭無餘時常嘔血下血一發數升又或通夕無眠眩暈卒倒然猶不言疲病勉强支持黽勉將承行不輟乃今淸算踰年全數用至九百二十五萬有奇臣不自覺駭汗如雨噫其殆矣從來太倉歲入不過三百八

十萬臣部設十三司分理之而十三司各有定額成案完則送納欠則查催猶不甚費心力乃今新餉九百二十五萬視太倉不止加倍臣孑然一身理之又無定額成案事事從頭創起字字從心嘔出銖銖兩兩從手磨算無遺卽今十五省直奉臣部新餉催徵征（徃）應接不暇沿邊各鎮餉司奉臣部新餉查駁皇皇登答不來總是微臣一司案呈之事而臣精神心血果不耗竭無餘於此亦可槩見意臣始將死矣若不自揣難勝猶復冒任此事匪朝伊夕不罪死亦憂死而憂死罪死何益國家何救疆圉臣敢以死塞責不早自言請命皇上亟亟爲軍國大計斥愚臣以謝

海內簡能吏以佐邊儲庶臣雖蒙嚴譴猶不致誤國事此臣所以叩心天地頓顙闕前迫切哀鳴於我皇上者也伏乞皇上鑒臣管餉踰年全數九百二十五萬委比太倉常額三百八十萬不止加倍即臣隻身專理委比十三司分理勞逸少殊臣今歷俸五年五箇月不敢比諸司例循資遷轉惟望聖明亟賜顯斥以為不稱任使之戒軍國計重臣狗馬力盡報主無能殺身無益萬萬不敢冒任蓋恐誤軍國非愛身也

天啓二年正月十七日具奏奉旨該部知道

閩廣寧變料理關門糧餉稿

照得連日廣寧警報頻疊臣部心切憂懼蓋爲在遼兵將平日貪圖折色不肯運糧以致右屯衛見積糧料八十餘萬石覺華島見積糧料二十餘萬石臣部發過車牛銀十萬兩餉臣又雇小車三千餘輛出關將謂陸續搬運可支今年七月有餘而今邊烽過河我兵不利百萬糧料誠恐委棄於敵則此中原百萬膏髓塗地餉臣百萬心血東流而臣部所以屑處錢糧爲百萬之糴本與百萬之脚價百萬之車船工料將養遼兵遼馬半年有餘者一旦盡齎盜糧卽使臣部有點鐵成金之術餉臣有神輸鬼運之方亦安能再竭中原百萬膏髓也關門之計勢不容緩去秋末

幫海運餉臣疏卸關門見今陸運之糧亦宜及關暫止移
督臣相機進發其在天津見貯召買米一十三萬餘石
臨清倉支運米一十五萬石淮津道截漕米二十二萬餘
石計每兵月給五斗可支十萬兵十箇月又天津見貯召
買及各處解運菽豆共有四十餘萬計每馬月支九斗可
支七萬馬六箇月有奇臣今即日咨發銀十萬行餉臣速
雇小車陸運到關俟冰開海運連幫繼進關門暫不憂米
豆而東兗淮徐去年七月題派買米之數陸續催運到津
薊鎮密永餉臣另派買豆之數陸續區處發銀亦可接濟
臣部凡關餉務隨到即行多不能待奏報但如此緊急事

體不一上聞恐貽君父之憂也

天啓二年二月初一日上諭得旨行

再計關餉併撫遼人稿

照得河西警報頻聞山海防守宜急臣等業經處備糧料具疏入告矣昨接戶科抄出戶科都給事中周希令一疏內言覺華等島糧食宜勒兵護民令其自取無算餘者盡付水火未出關小車與天津海運不可不日夜預料速備等因奉聖旨該部作速議行欽此禮科給事中周朝瑞一疏內言搜括薊永一帶州縣倉庾不拘米豆雜糧驢駝車載船裝速速催趲以次而東等因奉聖旨糧餉著該部作

速議處其廣寧逃民也者地方官設法安插欽此又准兵
部左侍郎王在晉一咨內言安撫流民分散各郡沿途設
厰煑粥療饑或為傭作或聽耕耨或工藝業俱聽隨地營
生多方安插等因奉聖旨逃民避難入關情有可憫依議
處置安插仍酌量動支銀兩給賑其潰兵招撫俱如議行
爾部還出榜曉諭以示寬恤欽此除屬別衙門不議外其
有關臣部如關外護糧最為要務茍兵民未至逃盡地方
未至棄盡必不可不設法取見在之糧以自資燒不盡之
糧以勿為敵資是在當關諸臣審察情形急為調度不宜
一刻緩者若見雇小車未經出關者急催赴津帶米至關

見裝糧船泊津未運者急催開運至關永平一府四十八
年買完未運米豆一十三萬餘石急催僱雇驢騾車腳星
夜馳送至關與該府屬附近倉穀碾運至關務濟海運未
到以前俟海運到即止此則臣部餉臣極力爲之而永薊
密昌通津一帶餉司碁布一體責成幹辦不必別議差官
至於避難逃民入關蟻擁朝廷不可無拊循之實使之流
落無歸不必有發賑之名使之集聚生釁頃奉酌量動支
銀兩之旨兵部咨取在關祭餉十萬就彼給之臣恐此聲
一倡未入關者求入已入關者不散已散去者復返斗大
之城不能容一金之惠不能厭將有不可知者合無仍照

兵部初議行令順天保定撫臣亟飭道府州縣用隨地安插之法或閉田可闢與爲受廛之氓或遊技隨身勿失資生之策臣部原行八府平糶倉穀今宜兌糶以供饘粥起解春夏贖銀今暫停解以給牛種事完之日仍將安插人口動用銀穀具實報部查考大都人數衆多就中恐懷叵測各地方有司須費一番心力著實調劑得宜寧散勿聚散則不生邪心寧遠勿近遠則無變意外此兩撫臣及各道府之責也兵部疏內又有濟兵內庫銀兩於正月終悉令開除不得動支前一段必須該部通行各邊知會與臣部互照相成庶邊塞不生異議耳

天啓二年二月初六日上記得旨行

覆登萊巡撫請帑稿

看得登萊地方有限兵民招集數多物價踴騰流俗輙亂勢所必至撫臣臺臣備述情形始哉岌岌而思所以安戢之非發帑金二十萬不可皇上念此新設重鎮命查原議兵餉並扣留錢糧果否足用該臣查得登萊設鎮始於天啓元年七月間臣部總計前後解留一百二萬兩不爲不多矣若論餉兵一節毎兵一名月餉一兩五錢千兵月該一千五百兩萬兵月該一萬五千兩而去年九月初七日撫臣陶朗先三方兵力未具一疏內稱東省添兵五萬登

萊坐數實止一萬四千除一萬聽淮揚招來三千聽福建
調到外本鎮應招一千今已招得七八百人云是去年九
月前且無一千兵不用一千五百餉而今姑自七八月各
以整千兵算用餉三千兩不啻足矣十一月二十日兵科
蔡思充登萊兵數猶虛一疏內稱樞部應添五萬計部酌
定三萬奉有明旨覈裁撥旣不能應而江淮招募報發僅
滿萬閩兵三千明春方可到即到亦不過一萬三千人以
三萬論尚少一萬七千道臣楊述程發於楚蜀必屬風影
云是去年十一月前且無一萬兵不用一萬五千餉而今
姑自九月至十一月各以整萬兵算用餉四萬五千兩不

啻足矣御史李時榮疏內稱今登兵三萬淮兵七千遼兵二三千約有四萬不知何時募滿何日開糧姑自十二月至今四月各以整四萬兵算用餉三十萬兩又不啻足矣總計去年題餉四十萬如此滿除滿算止該用過三十四萬有奇尚存五萬有奇與夫今年再題四十萬陸續解支似堪接濟諸臣疏言餉缺或未實查兵數如此之詳又或該撫紛紛借之造船置器遣官募兵等項不行請補致令正餉反缺是未可知至於渡海遼民御史疏內止載團聚萊州一萬查前解撥賑銀十萬若以資給散遣恢乎有餘或者逋省流移不止此數又或前發銀兩一時止與餬口

未曾齎發起程亦未可知是則撫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請發帑金二十萬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聖明裁定賜予若干於以宣布皇仁永綏東土非臣所敢必也若欲從長另議臣部兩年之間解過一百二十萬心力物力貧已無餘不能驟處此格外之費矣

天啓二年五月初二日上說有旨不允發帑

乞罷第二疏時為戶部新餉司郎中自陳

臣於本年正月內具奏管餉踰年備述各處支用金數九百二十五萬明臣徇馬思癡殷憂日夜精神心血耗竭無餘時常嘔血下血一發數升又或通夕無眠眩暈卒倒不

能復任管餉懇乞聖明亟賜顯斥以重軍國大計蒙恩批
發該部知道已候覆題放斥閒適值廣寧潰陷一時餉務
倥傯臣隱忍撐持未敢再請延至三月二十二日接得家
書臣父偶患脾泄等症臥起不寧思臣不置臣倉皇驚懼
呈乞堂官代題放歸不蒙俞允自念孤親獨子久隔天涯
日夜憂思前病增劇伏枕一月百事廢弛強起料理未及
十日再接家書臣僅存弱子又復夭亡家世單傳一綫血
脉斬焉告絕闔門慘痛祖母父母俱無人色病妻一日九
死惟餘幼女顛隧無依臣不覺一慟迷悶氣絕家人灌救
甦醒驟嘔鮮血經數日夜不止而病不可為矣日食一盂

仍苦嘔逆夜視達旦不成睡眠或偶一交睫骨肉死喪憂寃魔惡纏綿不了繇是精神恍惚心志健忘手足痲痺頭目眩掉諸症畢作而愈不可為矣延醫診視咸謂眞元耗散臟腑損傷必靜屏人事調理數年庶冀苟全性命臣撫膺流涕念臣前歲赴京辭別父母妻子隻身就道自謂年方壯盛將此全副精神盡供職業或可少報國恩不意殫心戮力拮据半年而遼陽壞救焚拯溺經營再歲而廣寧亡臣如精衛卽日夜塡海知何紀極緣此憂危成病根帶已深豈期骨肉至情生死異故又復相隨而至一病再病奄至於此狗馬微軀死何足惜惟是一日未死一日不離

此官一日占官一日䝉誤此事臣司一事之誤能致鼓譟脫巾能致臨敵缺乏內憂宗社外撼封疆爲禍不小而臣病憊如彼能擔此事不致蹉跌否既知不能致占此官不求退避否告病給假明禁方嚴臣不敢請臣所請者仰乞聖明賜臣顯斥以爲不稱任使之戒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言孔子以爲明訓臣今自知不能不敢不力求止臣既求止不敢復引告病給假之條惟願即日蒙恩斥革爲民永不敘用庶臣病憊餘生不致占官誤事終身廢棄所甘心矣

天啓二年五月十五日具奏奉旨楊嗣昌管餉臣事著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覆覈山海新餉貳期奏報稿時爲戸部新餉司郎中代堂司具稿以下同

看得遼東冒餉全繇監軍等道不知實在之兵各營冊領隨到隨支餉司無憑再覈糜濫甚多然猶在冊領之內也至於餉司偶缺收放一屬廳官勿論將吏百計乾沒抑且各道票取借名詭支除却冊領外更生如許弊竇蓋自戊午五月至己未二月遼東五道用銀及自辛酉四月至九月廣寧糧廳用銀與今年二三四月山海關廳用銀皆在餉司未受事前耗蠹不可勝紀臣部或題或咨叉覆覈査迄無一應甚則反借臨敵脫巾等語以與臣部爲難必寢格而後已此則遼餉難清之故罪不止於道將廳官已也

今督餉御史江日彩摘發關門奸弊甚詳張文達著經畧
拏問追贓其錢糧著餉司用心查覈併申飭監軍等道以
後務稽貫兵之數方與掛號關支既奉聖旨凜於斧鉞經
畧以下自當著實遵行但事關重大猶恐餉司獨行查覈
奸貪將吏不無挑激生端借以文罪啓釁又從來查覈因
無奏報限期所以過耳成風積習莫破合無仰請聖裁將
查覈一事仍敕經畧簡委新任廉能道臣會同餉司釐剔
定限六月以裏具奏上聞如或愆期一體治罪各管兵官
尤要約束將士不許挑激生端此則臣等不容不補牘以
請者也

天啓二年五月十五日上訖得旨行

乞罷第三疏　時爲戶部新餉司郎中自陳

頃臣剖心瀝血。備述憂病苦情。不能供職。懇恩顯斥。伏蒙明旨批臣管餉任事。著照舊供職。狗馬有心。感泣欲死。設臣果能任事。敢不勉強供職。然臣伏思之。凡人必有性命而後可以服官。有心神而後可以作事。未有性命傷殘。心神憔悴。憂愁疾痛。旦暮欲死。而能服官作事者也。頃臣伏枕兩月。印封私寓。事廢公庭。每一念至。心如焚灼。亟請堂官委署印。委協理。皆以臣身尚在。未肯決然。是臣一日苟延。不知誤多少事。比誤事後罪。當萬死。誰肯謂是性命傷

竭心神憔悴憂愁疾痛旦暮欲死之病臣而貸之者又誰肯謂是請署印不得請協理不得併請罷斥亦不得俯仰無告之窮民而原之者嗚呼臣不知死所矣人窮返本惟有呼天臣無他說不能者止自是千古明訓臣既不能不敢一刻苟延致誤軍國大事如是而已憶臣受事以來兵部職方司郎中某工部虞衡司郎中某等後先告病皆蒙放歸臣今不敢比例惟願天恩賜臣顯斥狗馬疾病不死得偷田里餘生皆歌詠太平之日矣

天啓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具奏奉旨吏部知道

微臣自審非才疏時爲整飭山海關內監軍兵備道以下同

臣嗣昌待罪河南汝州分司二載該撫按臣題請加銜久
任吏部覆奉欽依臣兢兢職業罔敢越思去冬忽蒙恩命
調臣霸州兵備臣念輦轂之下盜多事繁廩廩憂不克稱
擬拜疏願辭適值大計靜聽黜陟不敢有言憑期已迫謹
星馳到任不意甫半月餘又聞有關內道之調臣甚駭之
夫以加銜久任之官一調再調已非常理況關內地方管
山石等路扼遼左咽喉當今第一重地也宜妙選天下第
一邊才熟諳封疆長於軍旅者而用之何謬舉及臣臣生
長南楚江湖藪澤之鄉不便鞍馬筮仕服官自浙江杭州
府儒學教授轉南京國子監博士以及戶部福建等司工

事等官皇上試查履歷曾閱一月邊疆不合祇緣臣在戶部條陳一二兵餉事宜或者誤謂知兵而不知臣實駑鈍目中未睹行陣胷中無一將材紙上之談誰則不能一旦畀以重任鮮不僨封疆事至於僨事而後虀粉微臣則何益矣前此屢誤封疆不止一人不但用人違才人亦自知非才而不肯言以自誤而誤封疆爲禍不小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彝常職分莫不宜然況封疆重地自知不能而隱忍嘗試將欲僥倖苟安萬萬非臣所敢出也用是瀝血披心仰告聖明以明不能者止之義臣既難試封疆何敢苟祿幾輔惟祈聖裁處分或調簡僻或賜褫斥臣之愚

分所自安也有如不問能否必責微臣効力當衝則臣又有請焉陝西流賊猖獗臣父鶴見任總督三邊兩奉恩旨策勵戴罪即今不知移鎮何所奏報未到音問不通臣係獨子望眼將穿方寸盡亂蓋身在霸州而心馳於彼久矣皇上如不棄臣乞賜削臣官職俾以白衣隨任助父討賊倘臣果有寸長効力戡定皇上用臣未晚如其不効臣請身先士卒奮臂大呼求死賊手以代臣父贖罪萬一此臣效忠子效孝之至願也

崇禎四年九月初六日具奏○山倸曰末後一段語出至性感動聖明厥後先上之決用先人與先人辭不俟命而遽以死者此物此志也

敬陳關門防禦事宜疏

頃蒙兵部劄付到臣爲凌困已久救援因循等事內開欽奉聖旨關門防禦著楊嗣昌用心料理欽此臣狗馬微賤捧讀天言不勝凜凜惶懼竊臣自抵關門亟請更定經制立戰兵車騎四營屬總鎮標下應援分水陸信地九營刻山石沿邊擺守蓋早知有今日防禦實著不敢不先圖之一聞大凌被困戰兵次第東出時即督厲各營照信防守兢兢晝夜稽查且也修邊城坍塌補樓堞高堅添備坡品坑闆箭簾木架與夫打磁釘甲成砲滾鎗丸鉛製藥種種星火造辦皆臣本等職業敢不用心料理然臣力所能爲

止此耳經制初定欽額尚懸見在沿途各兵有步無馬有守無戰鎮城以裏止有握奇飛騎中權與西紀鯨闘練合之三千餘人僉梁而守空弱畢虛一日可見臣殷憂無可奈何且計此一時之防非萬世之防烽在外之禦非在內之禦也臣觀關門形勢邊山邊海中間平地一十八里爲邀永往來之衝先臣徐達特建鎮城一座而翼之以南北邊牆譬之人身鎮城扼要有若咽喉南北邊牆雙撐兩臂可謂雄矣左掖邊山山外卽諸敵之巢右腋邊海島嶼汪洋奸盜出沒之藪皆可闌入腹心深中要害者豈咽喉兩臂一線之防可當周身捍衛乎危矣向者烽在永灤南北

兩邊之兵縮入鎮城而邊巳置之若棄危甚矣臣之愚慮
以爲南北水關各建磚城一座與鎮城鼎足而居內實之
以土著外宿之以重兵則虎豹重重當關凜不可犯而關
始爲萬世不拔之關也轉天津之粟入南海倉口而又次
第輸入鎮城及水關之城糧始不爲盜齎也以磚封鎮城
及各城之樓即可爲倉貯粟而不必別建厫房也練戰須
馬關內水鹹草瘠良馬飲噉生病關外芝蔴灣李家堡諸
處皆可大養馬專擇良將任芻牧之事而多市牝馬資其
蕃息馬可漸充也關門僑集五方土著貧寡實甚自今文
武邊功應得世職者請皆著籍山海衛而諸路允戍罪人

亦亟配馬官歲益十人則世有豪傑十家成卒歲百人則世有健兒百家土著可漸強盛也臣所言非畜闊大難之事明歲若得萬四千工比修大凌之數即兩城可庶幾而餘事可次第舉也城成而鼎足相維皇上養五萬兵三萬馬於此外可以捷遼內可以寧薊且薊遼水陸轉餉俱難酌其道里之中舟航之便無過關門臣日夜計此至熟而無因冒陳皇上有料理防禦之明旨方敢畧盡其愚然而臣身在關門臣父鶴在陝西流賊剿撫未寧臣愚久憂欲死近得父書自謂起處如常家人密稟當食中氣感證類噎臣魂魄驚飛方寸亂矣稍俟凌城圍解摳輔闕臣入關

臣乃敢言狗馬至情茲未敢濱奏也

崇禎四年九月十五日題奉聖旨這係東關門防禦事宜有裨實計該部確議具奏

情急呼天身代父罪疏

臣因奉旨防禦關門具疏請命閣恒臣父奏使到京寄臣家書奏稿內稱身負不白之冤義難隱默但須逮繫闕下親赴御前一言而死臣一讀之心膽墮地泣涕霑衣知西賊剿撫無成臣父禍且不測臣愚惟有一死仰乞聖恩代贖父罪耳夫西方之賊原係皇上守邊健兒輸糧赤子以邊郡窮荒數年乏餉漸積化爲寇讎臣父未任以前業已蔓延猖獗然沿邊四撫五鎮未有他故猶可彈壓撐持不

幸臣父受事延甘陝撫連換八人勤王五帥並發精銳盡付東行緩急無一可恃而賊黨始橫慶陽之圍在文煥賀虎臣方潰保安譙與剿賊臣父提卒三百撫定神一魁數萬衆而散遣之非得已也迨王承恩歸與張福臻提兵大剿臣父身在行間鼓舞盡力何曾而主撫而不主剿乎但蒙皇上委任責成毋論剿撫一賊未寧臣父自當引罪而心力殫竭結局艱難同冊猶未備悉始末臣父冤苦至極自請逮繫臣係獨子方寸盡亂覔覔飛騰無一刻苟安視息之理請乞皇上特恩將臣父罷斥選賢任事如有不盡之罪立逮微臣或幽囚囹圄或効死封疆凡可代父贖罪

萬一者臣愚視死如歸也

崇禎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奉旨楊嗣昌著遵旨與措飭備以安重地不必屢疏饋陳

臣父蒙譴泣謝天恩再請代罪疏

臣前得臣父鶴奏稿自請逮赴御前隨具微臣病急呼天請以身死代父萬罪一疏時猶未知聖明果否允逮也今接邸報吏部一本遵旨查明逮奏事奉聖旨楊鶴總制全陜何等事權乃聽流寇拔猖不行撲滅塗炭生靈大負委任著革了職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員缺推堪任的來用練國事姑著降三級戴罪剿賊自贖如仍前玩縱定行重治不宥欽此臣隨伏地望闕叩頭流血仰謝

天恩責臣父以流寇披猖不能撲滅臣知罪矣差官扭解
來京究問幸如臣父所請天鑒自明臣愚不敢置辯惟是
臣父已爲罪人臣則罪人之子也臣父蒙恩革職徵臣豈
敢居官臣父杻械在身臣敢冠帶視事以臣狗馬至情即
當泥首跣足頃刻千里奔赴臣父之難而臣不敢也以新
奉關門防禦著臣用心料理之明旨此時何時臣敢擅離
跬步也臣欲謝事杜門惴惴俟罪又恐人心疑惑將吏解
弛且東援兵馬絡繹一芻一粟一豆一鉛一火一車無不
時刻問臣而臣不能杜門也臣欲自囚於獄獄中料理文
書敕印在身不敢將入不祥之地欲封敕印於官舍若無

妻子看守臣又不敢入獄也臣一念之間仰戴天恩恨不
爲嚴關守禦固萬世金湯俯思臣父辛苦纍囚則又不禁
頓足椎心號呼欲死臣今寬鬼飄颻神已不守舍矣聞命
一日不食行立欲倒然猶勉強登南城揀發大砲鉛子火
藥夜查北城與將士危坐三更斷而大哭去絕良久復甦
皇上敕臣料理臣當仰報特恩今心神憒亂不可爲矣通
詳各衙門請離任代罪恐展轉時日臣一旦叟死而罪
愈深故敢哀鳴於我皇上之前伏乞皇上深念關門重地
特値艱虞十數萬兵民商旅不可以罪人之子彈壓其間
賜臣離任赴闕代受臣父萬千之罪如憫臣數月關門料

理稍稍有緒更定經制分信列營兵之戰者戰守者守近今斬國臣等奮發前鋒步砲各營效力稍有微功樞輔關臣出關之後微臣防禦翕然且特疏建南北關城爲皇上萬世計亦見狗馬愚忠不敢仰負知遇宏開天網薄臣父之罪放歸田里使臣嘔盡血心卒成關門不拔之業則臣父子螻蟻性命死而復生臣何敢復愛其死也

崇禎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奉聖旨關門防禦正殷楊嗣昌已有屢旨著用心料理以圖未見不得顧請離任該部知道○山松曰先人請代父罪不僅於此惜乎亡者十之四五厥後與黃石齋廷對奪情一事上曰卿前請代父罪屢疏俱在御前其感格爲何如也慟哉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終

曾孫　約授梓